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亂賊表敘

春秋弑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雜然發傳左曰

君無道也

文十六年

公羊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

文十八年

穀梁曰

君惡甚矣

成十八年

其大旨略同啖氏于莒弑其君庶其傳辨之曰

春秋弑君例惡甚者不書賊臣之名懲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

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

不道子可致逆嗚呼三傳謬矣啖亦未爲得也夫君父一而已

矣間有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弑

之者乎使欲懲暴君而先寬弑逆之罪使忍爲大惡者俱得有
所緣以藉口是春秋教人爲篡弑也烏觀所謂春秋成而亂臣
賊子懼乎然則其義云何彙纂之言曰春秋因魯史魯史之文
因赴告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夫弑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
情必不肯以實赴今使後世有殺人者不得其名姓則有當日
之勘驗有司之鞠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真犯始出春秋無是也
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爲比黨而以委罪于微
者赴如羽父弑隱公而討寯氏之類則魯史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只得從其
赴而書之孔子生百年後而欲遍考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
真則顯與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果實此疑獄也故削
其所諉之人而懸其獄以俟後日之自定此聖人闕疑之學也

然則弑君而書其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弑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焉弑君而其賊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衛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弑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以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弑君而代爲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得而指者楚商臣弑其君頤齊商人弑其君舍陳乞弑其君荼商臣蠻夷之習若禽獸然不知弑父之爲罪商人蔑視舍無威不以爲君而陳氏方憫然欲代有齊國無所顧忌已不知諱舉國無代爲之諱其事昭彰耳目齊魯又近魯現使單伯請叔姬而見執雖不赴而魯史得據實事書也又如里克弑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弑卓子而惠公殺里克故後以弑赴而前以殺其君之子

赴也棄疾假手于比而已卽殺之故比以弑其君虔赴而已以
討賊赴也宋華督衛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督方以立馮爲己
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旣行賂則不以弑赴而可知其爲弑喜
以弑剽復術爲復正彼以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爲弑也許世
子止爲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
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聖人第削其歸獄之
人如爲氏及圉人
犖卜齮之類以俟後人徐求元惡大憝之所在此萬世之
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
寇以鞠定其獄而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誤安知所聞之果
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弑也由邴歆閭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
此二人賊殺之而特歸獄此二人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

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邴
髡頑楚麋齊陽生實弑而以卒赴聖人亦卒之卒之何也事介
隱微無從昭晰聖人亦無如何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
特末減之以著暴君之罪又謂楚圍方大合諸侯于申聖人憫
中國之不能討而先略圍之篡弑以扶中國是謂掩耳盜鈴求
之愈深曲而于聖人之意愈背馳是諸儒之過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弑逆之
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余應
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
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于前而彼不

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輦帥師公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盟雒戎必書晉趙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凜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

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
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
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
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
聖人之作春秋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
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第從其
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
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真偽哉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春秋亂賊最甚弑君其次逐君弑君或書國或書人或書名氏
余旣爲論著之矣至出君則概以君自奔爲文不書逐君者之

名氏此蓋聖人之特筆不由赴告不因魯史欲以警惕震動乎人君使知謹其操柄而得制馭臣子之道也何以明之考襄二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左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則當日赴告與列國史官書法之明證而經於十四年第書衛侯行出奔齊若爲孫林父甯殖掩其惡何哉曰此聖人端本清原之義欲垂萬世鑒戒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夫君出令者也社稷于是乎凝承臣民于是乎統馭故君而見弑則討賊之義嚴諸臣子君身尙在則制馭之道責諸君身君而淫虐不道或闕冗萎靡則君不君而徒以一身寄諸巍巍之上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墮也哉曰出奔者言已不能居其位此太康之距于河五子之

歌之所以痛恨厲王之流于瑗板蕩詩人之所以告哀者也人君知鑒乎此而發憤自強如宣王之能中興則有方叔召虎爲之臣如晉悼之能復伯則有荀罃魏絳爲之佐功業爛然天祿永固何至竄亡相繼也哉

許世子止弑其君論

案三傳皆謂止非弑彙纂亦從之而斥歐陽子之說爲非是愚案左氏之言與公穀別如左所云則許世子不得辭乎弑諸儒所稱不嘗藥與左氏之言絕遠若據之以爲非弑是非特不信經文并錯看左傳矣夫所謂不嘗藥者庸醫不識病症妄投藥劑人子失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後世多有謂之非弑可也而左傳則云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又

云舍藥物可也杜註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責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如此則無論誤與故皆不得辭乎弑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父有疾其慎重宜何如者以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緩于秦計止身爲儲嗣年尙幼小國事所當與知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爲是以君父爲嘗試也雖果嘗藥何益于事固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致立斃者亦不得以其嘗藥遂可求解于弑君之罪是則左氏所云已顯然爲弑君立案而謂止非弑君其可乎彙纂又解之曰止之非弑有可屬辭此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左傳明言太子奔晉夫國人以弑赴于諸侯必其爲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幾病死不得

以弗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弑也又謂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楚
虛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
過欲利其土地耳豈真爲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
故遂置而不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虛實至冬而
葬止已出奔罪人已得國人以禮葬舊君魯遣使往會其弑逆
之跡已昭然暴白于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爲赦止之罪歐陽子
謂旣以大逆加人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用
法不若是也至穀梁之說尤爲誣妄哭泣歆粥嗑不容粒未
踰年而死則是止爲孝子也在有司折獄固當矜疑而聖人作
經遽加以大逆之罪與搦刃而殺其父者同科此殘刻之吏周
興來俊臣之所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若懼後世有假托者而

借一止以立教則是聖人加誅于無罪之人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誅一無罪以垂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之迂且曲也趙氏本訥謂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然歐陽止謂宜信經棄傳愚謂卽據左傳而其罪狀已顯然謹標出之以告後世之善讀左氏者

孔子請討陳恒論

案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弔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已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子程子顧絀之謂如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

特其餘事耳豈計魯人之眾寡嗚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元謨之伐魏韓侂冑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如漢翟義之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于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于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弑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尙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人尙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

告于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于韓趙魏與陳氏唇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羈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已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真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眾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

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
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
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于齊君
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
見諸實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
謂事第當揆于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
德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
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
余向惡夫世之詆訾宋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
備論之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